

## 致刘白羽的一封信

白羽同志：

接到手书已久，见报知足下将有日本之行，使命甚重，不宜以琐琐奉次，所以暑作稽迟者，此也。垂询几种问题，尽力具答如次，若有不明瞭之处，不妨具体指出，再作进一步答复。

一、对于“二百”政策，历来感到又正确又及时；尤其“百花齐放，推陈出新”八字真言，自一九五二年以来，在艺术方面见效之宏，岂可言谕？即在文学方面，亦不知发生多大影响，如区区不才之能实现墮绪，敢作归队之想，便是一例，其他不必言矣。

二、关于创作规划，我原有一种妄想，拟将六十年来之社会生活（包括政治、经济和思想生活在各阶级、各阶层中之变化）以历史唯物观点，凭自身经历研究所得，用形象化手法，使其一一反映于文字。《死水微澜》到《大波》是其间一段落。《大波》之后，另起炉灶，再写第二段落（从袁世凯窃国到五四运动），而后逐段写至抗战时之大后方，写至成都解放。以现在写作进度而言，估计一九六三年可将《大波》第四部写完，从一九六四年起，可以谋画第二段落之写法，（以后将以另一种写法写之，不能再用《大波》手法。）若果无病，无痛；无意外耽搁，到八十五岁，或可如愿以偿。不过我之水平（就各方面而言），而欲完成我之妄想，终恐力不能任耳！

三、即因暮年多病，（心脏病、肺气肿、迄无治法，每过劳，即发，非常讨厌！）而又自课甚紧，故不能离业学习；并因交通

不便，每周到此间政协集中学习一次，（每周至少二次，有时四次。）亦曾向省委统战部领导同志声明不可能参加，得到允许在家自学。自学规划则是每天必看报纸四种，（其中有《人民日报》航空版）必读重要文件一篇，（有时是半篇。）此外，则阅读重要理论杂志（如《红旗》，如此间之《上游》）阅读其他杂志及作品，旧书籍亦辄翻看。要之，每天以大部分时间学习阅读，暇时翻书自娱，已成习惯，不可更改；尤其《人民日报》，一天不看，一天不快！

四、无论创作，无论学习，感到困难，当然不少。第一、感到时间不够；第二、感到精力不够；第三、感到记忆力太差。但此三者，自己皆无法解决。即承殷殷垂询，姑试提出，恐足下亦无法解决之也。其他自能克服，自能解决之一般困难，幸勿置念可焉！

以上回答，未必俱符尊旨，再问，当再详复。去秋别后，写作尚顺。至十二月中旬，已写出定稿八万余字。不意十二月中旬因故搁笔，一直不能集中精力，屡写屡辍，屡成废品。到今年三月中旬，始再继续着笔，现又将写得定稿一万八千余言。大约今年第四季度，可以完篇。此则现在写作情形，将来有无变更，不敢预料。

成都今年春寒太久，至今日犹衣重棉，则往年所未有也。其他琐琐，沙汀同志可以面告，恕不一一。

专复，并祝

起居安适！

李劫人 顿首  
一九六一年三月廿三日

注：此信件现藏上海图书馆之“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”中。  
资料提供人为上海图书馆之肖斌如先生。

## 附：上海图书馆肖斌如先生的一封信

上海图书馆的 30 多个专题阅览室中，最为引人注目的是“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”。现已收藏有近百年来各界文化名人的手稿、信函、图片、日记、题词、签名等珍贵文献达四万余件。其中特别值得提起的是：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冰心、曹禺、老舍、郁达夫、陶行知等两百余人的两万余件书信，极为真实地记录了他们的思想、工作、生活、友情等诸多方面的情景，特别是创作中的甘苦……实为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、文学史的珍贵史料。

笔者在征集和整理这些信札时，欣喜地发现了四川著名作家李劫人的信札两件：

一件是为贺茅盾 50 大寿而撰写的五言律诗；

一件是 1962 年 3 月致中国作家协会负责人刘白羽的长信，不但报告了自己的近况，而且还报告了自己的创作规划，实为了解李劫人晚年的重要史料。

王锦厚教授来信告知：李劫人研究学会即将出版《李劫人研究》，要求提供文章或资料。故特将这两件珍贵文物送上，供发表，以资纪念。

上海图书馆 肖斌如  
一九九九年元旦

## 致王石泉的一封信

石泉同志：

几年不见，果然变化颇大，别的不说，如我这样一个村老头，也被培养成为一个业余作者了。

目前，我正忙于重写《大波》，上卷廿五、六万字，限我于年底交稿，从七月廿六日第三次开始，迄今才写出一半，还是初稿。因此，必须排出一切，集中精力而为之，庶我不致逾限。也因此不能为《四川日报》写稿了。此中甘苦，你当然知之，不用多说，定能得你原谅。

再，因为国庆，已于今日暂时移住城寓，大约周余仍须下乡。彼此都忙，我看等到明年再谋面目吾好不好？

此致

敬礼

李劫人

（一九五六年九月三十日）

注：石泉，即王石泉，《四川日报》文艺组副组长。从李劫人致信内容看，应是王向李约稿。李信原无年份，但从信中提到正在重写《大波》上卷事，考之李眉编《李劫人年谱》，可以推断为 1956 年（《年谱》：1957 年 5 月，《大波》重写本上卷写完）。

此信为石泉先生逝世后，其夫人邓明在清理遗物时发现，现已捐献于李劫人故居文管所。

# 疏淡养心，坚定立骨一作家

## ——《李劫人传》选章

弓 戈

李劫人本名李家祥。1921年，时年21岁时，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《游园会》，署名李劫人，以后便沿用此名终生。

### 第一章

愚生长于困苦颠沛中。

——李劫人：1926年4月3日致王介平信

—

这15岁的少年在异乡的土地上行走着。太阳很毒烈，土路两旁的树，叶片像被蒸干似的，全都蔫蔫的下垂。树丛下有一头水牛，虽在阴影中，却像被灼热烤化的一滩黑铁，静伏不动，那随时甩打的尾巴，摇也不摇。贴在枝干间的蝉，被热浪灼得焦躁了，它们正在绝望的嘶鸣，这声音，更把空气震颤得焦烈。

这是正午时分，路上没有一个行人。再心急的旅人，这时都

要到凉棚下去喝一碗茶，到小店去打一个尖，在椅子上打个迷忽，躲过晌午当顶的毒日，然后再走。可这少年却是心急火燎，唯他一个，抗争着火辣辣的太阳。

他要赶回家去。尽快地赶回家去！

幽幽的一盏油灯，门板上直挺挺地躺着他父亲，头上盖着一方白布，母亲的一阵悲痛号啕已经过去，他自己脸颊上的泪水也慢慢干了。母子俩默默地坐着，双眼直直的盯着木板上的暗影，这个与他们朝夕相处的亲人，就这样遽尔的去，抛下他们母子两个，在这异乡异地。这是赁居的旧房，堂屋很高大，现在被深深的死寂和空落笼罩着。七月的天气十分燥热，他们的心头只是一片冰凉。

少年起身走到母亲跟前：“妈 现在怎么办呢？”

灯光照着母亲苍白的脸，眼神充满惶急：“儿呀，我心里最着急的是后事……”

少年：“是呀，得赶快办后事，天气这么热……”一只蚊虫叮在他的脸颊，“啪”一声，一巴掌把它拍死。转身找来一把扇子，在母亲头上、身旁用力挥动，把这些恼人的小东西统统赶走。

母亲木木的像失去了感觉，她声音幽幽地说：“可我们，……我们只剩下了两块银元。”父亲生病以来，家中所有，几乎都花光了。

“这我知道。”少年立即说，“但我想去找找人。”少年默坐时，一直在苦苦思索这个问题，最后作出了决断。

“找哪个？找你王伯伯？”母亲望着儿子，眼中充满惶惑。王伯伯叫王乃征，父亲的相知，四川同乡，现任江西抚州知府。他对这个家庭关照最多，特别是在孩子父亲生病以后……

少年回答：“是要求王伯伯。可我想到南昌，再找找人。”

“南昌，这么远呀……”母亲一听有些惊讶。他们现住临川，

距南昌有一百多里！从前也曾去过那里，但不是雇车雇轿，就是雇船。但眼下……母亲黯然地再次重复：“可我们，只剩下了两个银元。”

少年说：“我能走。”

母亲一下叫了起来：“家祥！可你从没走过这么远的路，况且天也这样的热？”她心里感到一阵绞痛。

少年叫李家祥。他说道：“我能行！”声音斩钉截铁。

现在李家祥就走在归来的路上。

在南昌，他经历了一场心灵深深的痛苦，可以说比父亲的死更刺痛。他叩开好几处同乡、亲友的门，或深宅，或小院，或平房。他向主人叩首，跪在地上，低低说道：父亲向他们“道谢了。”他得到惊讶的“简直没有想到呀！完全没有料到……，”同情的“千万望你们母子俩节哀，千万，千万……”在深宅，他就得到这么一些。回首六年前，他和母亲初到南昌，父亲到此来迎接他们，就住在其中一户半官半绅的同乡家。父亲只在一个县衙门任小职，可他们却成了他的“宝眷”，被安排住在后花园的客房，说“随便住多久就多久，随便，随便……”好几个大户，闻讯就硬钻了来，生死要为他们排宴“接风”，父亲一一婉谢，可其中一户还是把车派到了门前……真是不堪回首的人情冷暖。

在比较周正的小院居商人家的，他得到的待遇要好一点点。人们精明地判断出他家的窘境和他的来意，很快拿出一个红纸封封，连声说：“这是一点小意思……”他逊谢。人们坚决地把这封封拍在他的手，并用力使他的手拳住。这“坚决”和“用力”，可又使他的自尊心猛受一刺，他清醒明白这也是主人的精明：再不容许他多留一刻了……

倒是在普通的平房民居，他见到了老大叔真诚同情的唏嘘，老大妈刷刷流下的泪，连忙招呼他洗脸，吃饭，不断说着：“快歇着，歇着，会没事的，会没事的……”他本是毫无所求，是专

门来报信，但临别，人们却拿出十几二十几个铜板，这或许是目前他们家中的仅有，却大方地送给他了。他感到这是沉甸甸的温暖。

现在这些封封和铜元，都在少年李家祥的学生装的口袋里。

这学生制服是上好的深蓝色布料做成的，天气实在太热，微微西移的太阳毒威未减。学生制服吸热而不易散热，背心早已被汗湿透，太阳直烤，行走再磨擦，阵阵有如针刺。他真后悔，出发前没听母亲的劝告：穿个白色单褂就行。

不过李家祥也有他自己的考虑。这是一百年前的中国，清王朝统治的末期。一连串的外国帝国主义入侵，一连串的失败，一连串的耻辱，惊醒了一大批抱着改良主义的知识分子，倡导起维新变法运动，内容包括改良政治、军事、实业、教育等等。于是在全国兴起了官立小学堂、中学堂、大学堂。要知道，旧中国千百年来培养人才都是走的由私塾而科举而做官的一条道路；知识分子要获得功名和荣耀，也只有走这一条拥挤而狭窄的通道。出现大、中、小学堂，确实有点“洋”味和“新”味。这在当时文盲占绝大多数的民众中，于是来了一个类比：考中小学，等于考中秀才；考中中学，等于考中举人；考中大学，等于考中进士。凡是亲友邻居家有孩子考中了，人们便敲锣打鼓来贺喜，一如旧式黄榜高中。李家祥出门拜客要穿学生制服，就是出于庄重和自尊的考虑：或许会获得主人的一点尊重。但他错了，好些人过去对他们的尊重和亲热，是由于他的父亲，而且是在“任事”的父亲，并不在他和他精心挑选的制服。人们是不重衣冠，而只重“活着”的人的，而且将来或许会对他们有用的人！

制服是被解开了。门襟有一排铜钮扣，平时穿着扣好是很亮丽的，特别是上学放学的路上，穿过拥挤的人流，人们会不由让路，步子会更轻快。但现在，那铜扣儿有些烫手，不经意一粒儿正好反射阳光，扎了他的眼。真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！

傍晚时分，李家祥已走近抚州城了。这抚州府与所辖的临川县相邻，很快就会到家了。可愈是接近这座城池，却有另一个念头，愈来愈强烈地折磨着他。父亲的棺殓，看来是能凑合的了。但父亲的骨骸，他千里迢迢来到异乡，难道不应该带回故里？“扶柩回乡！扶柩回乡！”他心里反反复复念叨着这几个字。这念头母亲还没有提及，但他知道，这肯定是母亲的最大的、最急切的愿望。还有，这也是他远在成都的祖母、曾祖母的最热切的盼望了。这上两代，都是单传的一个男丁……这当儿，李家祥猛然觉得自己长大了。他是第三代单传的男子汉，男子汉应当把这个重大责任担当起来！可钱呢？钱呢？……他的步履愈来愈沉重。

他没有径直穿越抚州城而过，而是迈着急切的步子走向抚州府衙门。在那时，衙门是普通百姓万万不敢接近的地方，只有万般无奈才去迈上台阶一步，或万万不幸受牵连而被抓了进去。李家祥不是“普通百姓”，他是知府大人的“世侄”，他以“贵客”身份进出过那里。但他走到跟前，望着那对昂首蹲伏的石狮子，望着两扇密布铜钉紧紧关闭的大门，脚步顿住。自己不禁哑然失笑：脑袋在想些什么？心急乱投路了，怎么走到正门来了？应该择向后园的路。

他绕着围墙，向后走去。大树伸出墙头，西斜的影子匝地，在阴凉中行走好受得多了。走到一棵如伞巨树的华盖下，围墙便转弯了。又见阳光，虽是夕阳，却仍然是亮晃晃的。看见了后院的门，那门是半掩着的。他要接近它了，脚步却蓦地沉缓起来。应不应该去见王乃正伯伯？此时去见？何不当初首先就去见？当初已派许贵送去了讣闻，知会了，此时又再去，别人必然知……他走近了那扇门，一步一步更近，到跟前却没有用手去敲，一步一步走过去了。王伯伯绝不会介意的。父亲从成都来到江西，一开始便得到王伯伯鼎力相助。父亲李传芳也是个读书人，却多年苦读未第，没有任何功名。李家祖传行医，李传芳也懂得一点中

医术，便以行医来谋生。后来有了一点积蓄，用几百两银子捐了一个县衙中的小官典史，但被指分到遥远的江西来候补。候补即“望缺”，这缺位要悬望多久！还是多亏了王伯伯，父亲才在东乡县衙得了一个职位：任衙门收发。“委屈你了。”王乃征说。“谢谢王兄。”李传芳说。他知道这职位也是王乃征从“虎口”夺出来的。以后李传芳把妻子和年方九岁的儿子接来江西，一家人团聚是团聚了，却是一同来尝艰辛……每当有急难，王伯伯总是站在他们身后。此时又是面临危难，为什么不可以向王乃征伯伯去诉说？何必掩藏，要说就痛痛快快……

走过去了的李家祥又转身蹙了回来。夕阳已经下坠，西天一片火烧云霞。鸟雀归林，一片唧唧喳喳的噪叫。李家祥已经下了决心，他要去叩门。但进门前得把自己稍为收拾一下。他倚着一棵树，取下鞋拍打尘土，穿上。他站立，用手拢了拢头发，使其平顺。他扣制服的铜钮扣，从下而上，一颗两颗三颗，当扣到领口最后一颗处时，他的手，却猛然停住了。

回忆是那么有力地冲击他的心。就是这件制服，父亲到东乡，李家祥随即考入临川县官立小学堂，最初穿上这件新装，多新鲜，多高兴，多得意！可读书只有两年，这种衣裳便被锁进衣箱了。李家祥很清楚地记得那一天，父亲晚晚归来，虽脸上带着笑，李家祥觉得那笑有点特别。他招呼儿子：“家祥，过来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”母亲引起兴趣也近前来：“什么事呀？”父亲说道：“抚州府要开印刷局了，家祥，你知道印刷局是干什么的吗？”父亲的目光还是对着儿子。李家祥默默：“这印刷局与我有什么相干呀？”“这印刷局就是学外国的，用铅铸成一个个小小的方块字，叫字钉，然后排起来，就可印书印报了，比起我们千百年传下来的雕版印刷，又快捷，又便利……”李家祥还是不解：父亲为什么要说得那么详细？母亲插言：“这当然是个好东西嘛！”父亲依然瞄（“瞄”，四川方言，意为“看”）着儿子：

“家祥，你说好不好呢？”李家祥轻声回答了一个“好”字。父亲笑着：“确乎是件上好事情。现在人家正在招工，招收学徒，好多人去报名，这可是一门新手艺哦……家祥，你愿不愿意去试一试？”父亲这话，像不经意地带出，可他眼中，却顿然出现紧张的神色。敏感的少年顿时明白：父亲今日的笑，今日的话，这么多的话，而且同往日的愁眉苦脸，默默无言，对比那么鲜明，全都是他家的境遇，已经堕入十分拮据压逼出来的！李家祥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道：“我愿意去。”口气笃定，脸上没有悲也没有喜。“好啊。”父亲像大大松了一口气，但旋即把脸别转。

入夜，李家祥在床上辗转反侧。他的学生制服是不能再穿了。永别了，我的学堂，我的书！……泪水沿着他的面颊潸然流下，打湿了头下的枕。夜半，他听见隔室父母小声的谈话。

母亲：“怎么你不让孩子念书了？”

父亲：“家中的景况……你不也清楚。”

母亲：“我当然……但，无论如何，孩子上学是正经……”

父亲：“我何尝不是……如此想……”

一阵沉默。又传来父母的转侧声。

母亲：“可不可……去找一下，乃征大哥？”

父亲：“难道我没有想过！人言救急不救穷。危难，最终得靠我们自家撑过！”

母亲：“唉——！”

父亲：“我也是反复思虑过了的。这也许是件好事；贫穷能逼迫出志气，将来，对孩子有好处。孩子是懂事的……”

李家祥的泪水，一下又溢出了眼眶。

所幸这“不幸”的时间非常短暂。三月后，父亲有了一个兼职，被任命为“医学堂监督（校长）”——他身怀的那点医术，起了大作用。多了一项月薪，家境顿又宽舒，李家祥又穿上制服去读书了。

复学那一天，父亲对着儿子：“孩子，这三个月真委屈你了。”

李家祥回答：“不。父亲，这三个月真使我增长了见识。”

是的，少年李家祥当了排字学徒工三个月，他结识了铅字、印刷、纸张，而这些，都将与这位未来的编辑、记者、作家，还有造纸公司的总经理，终生为缘了。此是后话。

这个人生的小转折，一次受到王乃征的小指责。李家祥和父亲同在他家的客厅坐着，王乃征掀起茶盖，荡着碗里的茶：“传芳老弟呀，为什么你那么轻率地让孩子辍学？为什么不事前来告诉我一声？看来是，你这个人呀，你呀你……”王乃征把茶盖合上，把头轻摇几下又点两下，显然他是在激赏而又不十分赞同父亲的这种孤傲的性格。

父亲微笑不言。

李家祥在椅上挺直了腰板。他穿着那件整齐的学生制服。

父亲就是这种性子。再熟的人家，他绝不轻易登门，常常是：过门而不入。这一点，给李家祥的印象很深刻。

这时李家祥的身子是无力地倚在王家门前一株树上。思想再一次动摇。鸟噪已经静弱下去，只剩下几声断续的啾啾，声声在他脑中啄打：回川这么大一笔费用，岂好向别人开口？这“口难开”并不是因为被求者力不能及，而是因为这被求者人太熟。父亲的话震响他的耳际：危难，得靠我们自己撑过去！是的，我们现在是身陷绝境。难道这绝境不能由我们自己去迈出一步，缓一缓再来？… …

一只归鸦扑愣愣的扇翅，声音很响的。李家祥转身打回走了。

“这不是李家少爷吗！”突然背后传来人声，一人抓着他的手。

原来是王家的看门老头。他一直在门缝中张望，看见一个人

影来回走动，最后看真切了。

“是要找我家老爷吗？老爷正在花园里。”老头话声挺亲热的。

“哦，是家祥侄子呀！”王乃征是挨边五十的中年人，白白净净的脸庞，为官已使他的身体富态。此时正穿着一身纺绸衣裤，手拿团扇，靠在花园中的躺椅上纳凉，一见少年走来，立即起身迎上来了。

“老胡，快给少爷沏茶……呃，快给少爷打盆洗脸水来！”王乃征急急吩咐。

一阵忙乎，李家祥坐定。王乃征一直在用目光打量着少年。看他脚下泥污的鞋，肩头扑上的尘土，太阳晒得黝黑的脸庞，上下打量。李家祥顿时感到局促。

王乃征最后说话，先是长吁了一声：“唉——，贤侄呀，你真像你的父亲！……”

看来他是一切都知道了。

王乃征正声：“孩子，为叔充分地理解你！我且赠你句老话：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！”

其他一切都没有说了。

当夜，王乃征派了一个随人，伴同李家祥回到李家。

## 二

他们就要离别临川县了。李家祥南昌之行并没有白跑，随后有人汇来了银票——精明的人大约是怕小孩子路上身揣银两，会发生不测吧。旧情还是在的。王乃征予以大力资助，父亲的棺殓得以顺利进行。这里不可不提及的，是杂居大院的邻里们，他们都来热心相助。特别是一些老人，他们平日对这个在衙门任事的“官宦人家”，多多少少带着一种尊敬而疏远的心情。有的人碰着

父亲还点头哈腰，称他为“老爷”，称母亲为“太太”，称李家祥为“少爷”。但现在，这些称呼全不见了。母亲成为“嫂子”或“婶子”，李家祥成为“大哥”或“小哥”，李家祥只觉得这些称呼悦耳而亲近。丧礼的许多杂事，他们都主动包办了。母亲行走不便——她从成都到南昌后即病倒三个月，从此右腿残疾。或缺什么，邻居不但提醒，随即为之代为跑路了。一位老叔问母亲：“李家婶子，灵前灯的清油还够吗？这灯是该长明不熄的。”母亲正欲起身：“待我去看看。”那老叔已经抢步去灵位桌面拿起土陶油罐儿，摇了几摇，提起就走。归来，他提了两罐，一只罐儿是他家的。最使李家祥受到感动的是一件小事。灵堂里点着蜡烛，焚着香，半燃着柏枝。这柏枝散发出股股清香，可那浓浓的烟气加上烛火，又增添了室内几分闷热。李家祥正伏身桌面写帐目。父亲生平有记流水帐的习惯，现在他去了，李家祥当然地把它继承下来。现在他是一家之主了。突然背后送来凉风，柔柔的。他不经意，继续持笔写着。那风微微，继续轻拂着他，笔尖轻快多了。最后“呃”一声“总算完了！”掷笔、合本、起身，一回头却看见他身后站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妈妈，手拿一柄大蒲扇，正在挥向自己。她眼睛微眯，满脸是慈祥的皱纹。李家祥猛觉心里一个震颤，他一把把老妈妈手中的扇子夺下：“大妈呀，打扇的应该是我！”老妈妈哈哈笑着：“这咋使得！这咋使得！”一老一小把那扇子争夺起来……

最热心肠的人要数住在与李家相去不远的陈老伯。他是李家祥身后得力的参谋。陈老伯六十多岁，广西人，他同父亲是在小县衙门结识的。可以说是一见如故，原因是同病相怜。他俩都是科举不第，官场失意。陈老伯长于父亲二十多岁，可能这衙门中的小职事要同他相伴终生了。他的性格与父亲迥然不同：父亲沉稳内向，苦痛常埋于心。陈老伯豪放不羁，敢于倾泻郁闷，特别是在饮酒间，什么事儿都是敢于评说的。两相对比，可能陈老伯

品尝的人世苦酒更多，因而就直面人生，笑看人生了。不幸还铸就他一颗闪光的同情心，什么难事儿找着他，或是被他碰着了，他总是用手指分成“八”字把瘦削脸上的老花镜往上一抬，随即握拳把颌下稀疏的山羊胡须捋上几捋，头一晃，脸上现出笑容：“这事不难呀，不难……待我前去……”转身开步就走。瘦削的身材被宽大的袍服罩着，步履快捷，特别给人一种洒脱飘然的感觉。最后总会给你带回一个满意或比较满意的结果来。他的社会阅历很丰富，他的人缘满广的。

扶柩回乡这件大事，陈老伯就出了大力。他知道李家七拼八凑起来的钱已是所余不多了，路途迢迢，便对母子两人说道：“搭乘载米船走吧。本来乘小火轮从南昌到九江走得是快的，但你们现在的盘费是不多了。也可雇一只稍便宜的空船，从这里一直坐到武昌去，但一想，你们的行李不多，载轻，途中要经鄱阳湖和长江，湖里江里风浪很大，你们孤儿寡母实在不应去冒这个风险。左想右想，还是觉得搭乘米船好，这种运大米去武昌的船眼下正多，底舱装米，舱面可以住人，而且价格要便宜得多。”

这最末一句，是要害。母子俩同意了。

陈老伯立即去找了几个船家比较，最后回来说，订了一只，好说歹说，要板洋八十元。

八月的一天清晨，天气是很晴明的。临川东门河边码头，一辆小车载着灵柩缓缓前行。后面跟着母亲，表情肃穆，由李家祥搀扶，迈着艰难的一步。李家祥也是默默。身旁是陈老伯陪同的迟滞的脚步，身后是一个年轻人许贵挑着行李的扁担，一下一上的闪摇声。那行李挑着什么？挑着两箱书籍和两个小小的包裹那就是他们的所有了。从前家境还是好些的。李家祥清晰地记得那些母亲生病的日子，父亲一次次把他唤到身前：“祥儿，你去跑一趟。”先是把一两件古玩，用一个小袋兜起，送进了当铺，随后是把一些比较光鲜的衣物，随后把一些不当时令的袍服，送进

了当铺。跑了多少次？李家祥已记不清了。他已看惯了那高高的黑柜台，一竖到顶的黑栏杆，中间一个小小的、方方的门，只容下一只手的活动。看惯了那个光头皮，浮肿的脸，死鱼般的眼睛，一送上东西就半眯着打量挑剔，随后那张厚厚前努的唇皮一翻，吐出一个斩钉截铁、压得不能再低的价格：“当不当呀？”指甲乌黑的胖手，故作欲推状，若是稍有迟疑，便会把东西掷还给你。就这样冷血，不知吸进了多少人家的血汗。一次不是父亲唤他，是母亲唤的。母亲倚在床头，把漆匣中她的仅有首饰拍在他手上：“祥儿，你去……”这一次父亲无言，默默地坐在堂屋中。

包裹里是随身必用的衣物。书箱里是父亲梦想修身致仕的四书五经，济世活人的医书，李家祥心爱的课本，爱不释手的古代侠义小说。这些都是必须带回家乡的。

陈老伯还是打破沉默。他说，今天天气好，可能顺风，你瞧树颠颠在动。指着河中的船，说今年收成不错的，载米船吃水很深。又笑着，你们四川可是天府之国，年成更好……可听的人却是应声唯唯。到梯坎，陈老伯可来了精神。他大声对灵柩车的拉车人道：“停下，停下，小心，小心！”船老板满脸堆笑跳步上前，陈老伯粗声对其呼喝：“你没看见吗，快叫两个船夫来，帮着抬灵柩，这可是个贵人！”转身又对李家祥，“这梯坎湿滑，小心扶着你母亲走。”声音变为和悦亲切。

船家挂帆要启动了，陈老伯还在舱中走动，像有什么话还要说，是依依不舍？可突见他从严大袖筒中抖出一轴画儿，对李家祥母子说道：“真难为情，没有什么程仪相送，这幅拙作，就算意念儿吧。”展开一看，是一幅《倦飞图》横幅：一片群山，一片苍茫云海，几只零落归雁。李家祥心儿一震。陈老伯是能书能画，父亲数次赞扬过他的儒雅。这显然是他的寄寓之作。是他人归乡，勾起了他“少小离家”的乡恋之情？但他显然是不愿把这种感情过于流露，说过几声“笑纳，笑纳”之后，突然大声对许

贵呼道：“许贵，过来，听陈老爷吩咐，一路上要把太太、少爷经佑（“经佑”，四川方言，意为“服侍”）好，若有半点差池，我定揭你的皮！”许贵笑着点头躬腰，连连说道：“是是是，小人照办，小人小心，”可突然眼珠一转，脸上露出一个调皮的笑容，说道：“哎，陈老爷，你可别太凶，我们已经走得天远地远，你的鞭子能抡着我吗？”陈老伯哈哈大笑：“老夫能的。说不定哪天老夫会去游赏峨眉山，路过成都府，来追查……哈哈哈哈哈。”

许贵就是这么一个人。人活脱，爱说几句不分高低轻重的醒活（“醒活”，四川方言，意为“调侃”）话。这就点，使他和生人很快混熟，和熟人套得更近乎。他原是老家的一个下人，伴送李家祥母子来到江西。李家境况不裕，李传芳就荐他到县衙内当了一个打杂。李传芳病逝，他来帮忙，随后就生死要随同主人回川了。他对李家祥母亲说：“我宁愿在老家讨口，不愿在异乡受气。”

航行不久，就发生这么一件事，是同许贵有关的。

船老板食言。船老板对陈老伯打了保票：舱面只供李家使用，但却变卦了。这时正是抚河水枯时节，桅上那张新布补旧布的白帆，虽然被风鼓胀，却是移得迟缓，时或驶到浅水滩头，船夫还要下水用肩扛推才能前走。好不容易到了一段深水航程，本应趁势快行，没想到船老板却在一个小镇边，把船停下了。原来是船老板又答应三个河南纸客，几十包毛边纸搬进来把头舱占去一多半了。在后舱的李家祥母亲愤怒地大声嚷道：“船老板呢？叫船老板进来，说清楚！”进来的却是许贵。许贵来为船老板求情了。他说道请太太息怒，且听他代船老板述述苦衷。这船老板是个新老板，原来只是一个把舵工（现在也在把着舵），多年积了一点钱，再加亲友七拼八凑的借贷，方才买了这只半旧的船儿。装载这舱米，搭乘他们几个人，这是他做生意的头一回，所以他不得不再搭几个人……叙说时，他自己都双眉紧锁。接着装出怒